

九
山
奇
人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I247.5
3118
3

BK85/04

九 门 奇 人

张 棣 著



B

510712

九 门 奇 人

张 棣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)

北京新丰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8.25字数170千字
1988年5月北京第一版1988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20100

ISBN 7—5402—0033—2/I·0007/10436·14

定价: 2.80元

序

刘绍棠

我看文坛有如文摊，尽管货架子上五光十色，令人目不暇接而眼晕，然而仔细观察一下喧嚣鼓噪的“文贸”市场，便会发觉洋货多而国货少，仿造多而创作少，吹嘘者多而问津者少。脱离中国国情，脱离人民大众，产销不对路，貌似热闹，其实萧条。这好比不少饭馆，门面重新粉刷一遍，油煎包子改了热狗便自我升级。过去吃早点的老主顾，或望而却步，或掉头而去；店堂冷落顾客稀，却硬撑出一副曲高和寡的派头儿。于是，马路牙子上，卖假羊肉串的趁机兴起，挂羊头而卖死猫烂狗肉，吃主儿饥不择食，聊充荒腹也就顾不得许多。

书店里的高雅之作卖不出去，街头的庸俗书刊却十分抢手；一边是蔑视读者的骄横傲慢，一边是欺骗读者的丧尽天良。二者虽然势如水火，却是异曲同工：一个故弄玄虚欺世盗名，一个一切向钱看牟取暴利；全都不把人民大众看在眼里，放在心上，毫无社会责任感可言。

作家不能摆老爷架子，笔下陈词滥调，板着面孔训人，对读者耳提面命地进行强制教育；也不能耍少爷脾气，把难以咀嚼下咽的“精神食粮”，喝令读者生吞活剥，倘若斗胆提出异议，或表示碍难从命，便被斥之曰低能，没有长着一副

好牙齿。

眼皮子薄，眼窝子浅，只要中国没有的，或自己没见过的，便认为是新的，而只要被认为是新的便咬定是好的；这种轻佻荒唐的形而上学观点，造成经济上的盲目进口，浪费国帑，文化上妄自菲薄，崇洋迷外，穿上“西装”便自命新潮，对国人充满傲气，对洋人全无傲骨。至于政治上的危害，还用我说吗？

研究学问要坐十年冷板凳，从事文学创作坐冷板凳也不能少于十年。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便是创新，翻个讨俏的花样儿就算突破，虽然美其名曰超越自我，私心却是出一时之风头，抢一时之行市，梦寐以求的是暴发。

使用的是中国字，写的是中国事，理当首先想到自己的创作应该是奉献中国人享用的国货。本国主顾不夸好而能走向世界，甚至赐以诺贝尔奖金，那么洋人不是瞎了眼，便是别有用心。我见过不少洋人，没碰上一个傻子。

张棣为人作文，都没有沾染这些毛病。他要我为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《九门奇人》作序，我颇有感触而写出这篇短文，虽然离题万里，却并非言不及义。

读者明察秋毫。

1987年3月25日 蛭笼斋

第一章

一

老北京，八百年古都，九门之间的一座城，藏龙卧虎，奇人异士多若繁星。城外头，更有大片势的地方，窝着千奇百怪的事情。

北京城是皇城，作为国都，老远的可以寻到春秋战国的时候去。几百年，几千年，北京人早已养成了自豪与自傲。吃，可以拣遍了全中国的名产，北京虽然没有几件拿得出手，可以让北京人说东西。可是，倘若说到玩儿，全中国也没有哪儿能象北京人那么在行，那么聪明，那么善于发明创造，好歹拿出一样，就得让人咂摸嘴，叹为观止。

北京人什么都吃，也什么都玩儿。有钱的北京人把玩儿看得异常地重要，他们玩地上跑的，天上飞的，冒烟儿的鞭炮，带线的风筝，地上转的嘎嘎儿，带响儿的京胡，红脸的斗鸡，罐里厮杀的蝻蝻儿，钻天入云的鸽子，水里漂着的活化石——金鱼。北京人的玩是一绝。

有人要玩儿，玩儿得有钱，一天到晚为嚼谷儿着急的卖力气汉子没心玩儿，给人缝穷的女人没玩儿的心。而北京城也

有的是不为衣食发愁，有的是闲工夫儿没地方打发的人。他们要玩儿，花钱玩儿，也就有了制造玩艺儿挣钱的人，北京有无数绝活儿，可以用了换钱，养活着无数的人。

可是，倘若想拿一门手艺当换嚼谷儿的资本，也就必得有惊人的玩艺儿，一行人有一行人的路子，互不搭界，谁也碍不着谁，有的吃一行，一吃就是几辈子。

北京城里城外养金鱼的无数，靠金鱼吃饭的也是无数，可真有本事，让人佩服的却不多。

北京城里头，有好些个人家儿院里、屋里摆着鱼盆，皇宫内院也养着金鱼，但是，真正养金鱼的，却不在城里，在城外头，而且，大部分堆(zuǐ)在城南。

养金鱼得有水，天天靠挑水养着大批的金鱼差点事情。元朝在北京建都的时候，京北城东南三里河、金鱼池还是一大片水乡、有的是桃、柳、荷花、莲子，有水，也有桥，也有了养金鱼的。

余家在北京养金鱼已经有了整整十代，到余六儿，余宗泉这一代，人还住在老地方，住的地方可大变了样儿。

余家原本住在天桥东边的金鱼池，可到了余宗泉太爷爷那一辈，金鱼池的干净水越来越少，又赶上老有外族往北京城冲，明朝天子下令修了座外城，可修着修着没了钱，修了城南的一面便停了工。这一修不要紧，城倒是起来了，却也把天桥左近的河渠全都填平了，三里河，金鱼池也就断了干净水。没水，也就甭打算养鱼了。可是，不养鱼，养金鱼的吃谁去？好在东边没水了，靠天桥边儿上的天坛、先农坛还有水，虽说地势低，水大多是夏景天下雨积的，却也总算是有水；有水金鱼就能养，养鱼的就能活。

但是，余家门口的水，再也没法儿和祖宗那会儿比了，水只是两条沟里细流。这两条沟因为在天桥的东西两边，正阳门是龙头，天桥是龙鼻子，两条沟也就是龙须沟了。龙须也许比别的什么须粗点，可总是须，没有多宽的龙须沟水是臭的。它本来大多积的是雨水，外带沟两边人家倒的脏水，水不通又是死水，再加上人们不断地往里头扔死猫烂狗鸡骨头，沟里全是烂泥，全是冒着泡的臭气，甭说养金鱼了，就是在旁边住着，夏天也臭气熏天，让人不敢喘口大气。

这一带，没有一间好房，全是碎砖头夹心抹泥垒的，又矮又小又黑，下雨天常常听得见房倒屋塌大人哭孩子叫的声音。

余宗泉居然能在这地方养鱼，养金鱼！

其实，天坛根儿底下，就靠东边的一块，养金鱼的不只余宗泉一家。可惜，大多是挖坑养着，出了鱼，也卖给卖小金鱼儿的鱼挑子，给了孩子们去玩儿，春天出鱼，到不了秋风下来，也就全死干净了。唯独余宗泉不跟鱼挑子打交道，他养的鱼进大宅门。

余家九代养鱼，代代跟皇宫打交道，直到余宗泉的父亲养金鱼时，还必须隔三差五地进皇宫内院，侍弄宫里的鱼。自打清朝开国不久，余宗泉的祖上就进了皇宫，专门养金鱼，一二百年下来，宫里的鱼全是余家的种。到了光绪年间，余宗泉的父亲在宫中养鱼最得宠，余家作为鱼把式，也到了鼎盛时期，最为荣耀。

有了皇上的另眼相看，余宗泉的父亲有些飘飘然了，他希望自己的儿女不再吃养鱼这碗饭，其码小六儿，余宗泉要念书，考不上状元，有他在宫里边儿四下里活动，怎么也得

弄个好出身。本来还想着给小六儿起个好名，可老爷子拿金鱼当命给孩子起了个名，宗泉，没离开水，没离开鱼。余宗泉的父亲只好作罢。改名倒在其次，他望着给儿子补个旗籍，有一份铁杆庄稼，即便日后弄不出个名堂，也可以有饭吃，不用再去养鱼，养鱼太受罪。孩子没生，他就给孩子奔去了。

殊不知，大清国到了光绪皇帝手里，早已经破败无补了，外边闹事，里边捣乱，再加上皇上虽然坐在龙椅上，却自己个儿都作不了自己个儿的主，眼瞧着灶里快没冒烟的柴禾了。汉人给儿女补份铁杆庄稼的有，可绝不是养鱼的。余宗泉的父亲打错了算盘，他刚把意思一露，宗人府管事的便给拦下了。这已经是没了指望，他却仍不甘心。在宫里宫外，要办事拿东西铺路敲门儿的事他见得多了，便也动开了脑筋，想送东西打点，凿开一条缝挤进去。他没有大笔的银子，家里没有金银珠宝，古玩玉器，最值钱的只是前朝皇上赐给老爷子进宫的一套宫服，外带着几十盆各种金鱼。宫服没法儿送人，也就只好靠了金鱼。他手里的金鱼都不是凡品，几代人精心分出来的不易，有些个宫里都没有。他挑了几对上好的，放在小陶罐儿里带进了宫，心里可不住地打鼓，他知道，拿金鱼疏通办事，开天辟地怕还是头一遭。鱼送进去了，得鱼的乐了，“啧啧”地吧哒几下嘴，乐得晃了脑袋，却没说行不行。他觉着有门儿，隔了几天再送，得到的还是摇晃脑袋，吧哒嘴。一连送进去二十多对儿，他张口求情了。不料想，管事的乐了，“我说余三儿，你是真糊涂，假糊涂，还是装糊涂？祖宗定的规矩我敢破吗？补份儿籍，你这不是让我拿脑袋闹着玩儿吗？这么跟你说吧，补份儿钱粮的不是没有，可那得圣上下旨，圣上下

旨的也有，那是王爷、侯爷们的格格。你凭什么？你有钱粮吗？我瞧你是睡迷怔了。这事儿可不敢再说，传出去，你可难保脑袋。”

余宗泉的父亲傻了眼，他明白了，二十多对儿金鱼是完了，仿佛夜里没看住，喂了野猫。

余三儿晕头胀脑回了家，鱼没了，他不敢跟老爷子说，没法交待。老爷子打小养金鱼，天天挑水，见天儿去捞鱼虫。开春儿，河里、死水洼子里冰一化，臭水里便长出了鱼虫，可水还冰凉，天天趟着水，落下了寒腿的毛病，年轻火力壮，什么病都能熬着，可岁数儿一大，就又都找上门来，老爷子躺倒在床上已经三年了。老爷子是躺下了，鱼可是他的命，隔三差五地就得让余三儿把他背出去，转遍了鱼盆才算完事。有多少鱼，老爷子心里记着数呢，不用数也能知道少了哪条，仿佛认自己的儿女一样清楚。

余三儿没了鱼，也没给孩子弄来铁杆庄稼，他不甘心，补不上旗籍，他得让余宗泉念书。在他想来，念了书，日后便不愁找碗饭吃。他进了端王府。

余家养金鱼，九城闻名，小门小户想养鱼，却不敢养余家出的鱼，余家的鱼太珍贵，比侍弄个孩子还费事。而皇宫、王府不怕，他们有钱，有好鱼不用自己动手养，雇个鱼把式，养好了，为的是想起来就看一眼，有了兴致，便在各府之间比试，有如斗富。

端王府的鱼全是从余家买的，花银子多少不等，一待名贵的鱼病了，还要请余家的人去看看，余三儿进端王府不用报名姓求见，直奔鱼盆。

走不通宗人府的路子，余三儿又挑了两对儿白虎头去求端

王爷。这鱼是余家的命根子，几十盆金鱼里数这两对儿白虎头最珍贵。余三儿原本舍不得拿出来，这两对鱼得来不易。虎头金鱼容易见，混身白的虎头也不难找，可全身雪白，眼睛又是红的白虎头，可着北京城也找不出五对儿来。这两对儿鱼自打余三儿的爷爷那辈儿，就开始培育，一对儿一对儿鱼的配，一对一对的往外筛，再配再筛，到了余三儿手上，才正了种儿。弄了三辈子，落下三对儿鱼。一下子拿出两对儿去，别说老爷子知道了得跟他玩儿命，就是余三儿自己，也从心里头舍不得。

走近王府大门，余三儿两条腿挪不动地方了，他瞧着罐里的鱼，正一摇一摆地晃着。虎头鱼也叫“寿星”，在所有的金鱼里头，它游得最稳最慢，身材短粗肥胖拥拥肿肿，一游一动慢条斯理，活象个行动迟缓的老年人。瞧着鱼头顶上那层薄薄平平滑滑的肉瘤，一直把腮和头全都包了个严，三叉的尾巴有一搭无一搭地晃，晃得余三儿心里头一个劲地酸，一直酸到鼻子、眼睛。瞧着瞧着，余三儿转了身，一溜鞭光地又回了家，把鱼倒回了鱼盆，他坐在鱼盆边儿上发愣。

坐了好一会儿，余三儿进了屋，看看老爷子，又看看媳妇。媳妇正挺着大肚子干活儿。余三儿一见着媳妇的肚子，仿佛就看见了自己个儿的孩子。媳妇已经怀了六胎，再生下地便是小六儿。可惜前五个，俩丫头，仨小子，全没保住。最小的落地便死了，老大已经长到快九岁了，却因为跟着爷爷去捞鱼虫，刚开春儿，下水洼子受了凉，一来二去得了伤寒，而后又成了痲症，没熬到整十岁，死了，其余的仨孩子，也命不大，一个跟一个，不是病就是掉在河里，全完了。余三儿说死了，也不再让这未出生的小六儿再跟鱼一块

混。

想着要出生的孩子，余三儿咬了牙。他又回到鱼盆边儿上，捞起了一对白虎头，却不舍得再捞一对儿，想了又想，拿一对儿去送礼太单，况且又是为了求人，狠狠心，余三儿又捞了一对儿望天儿。其实，这对儿望天儿余三儿也不舍得送人，这鱼家里只有两对儿，还是他爷爷亲手配出来，而后固定下来的品种，到了余三儿手里，只份出了两对儿。北京人养鱼，一说起好望天眼，必得提到余家这两对儿“三环套月”。望天儿鱼那朝天望着的眼眶，黑黑的眼球，眼球四周三道金色发光的眼圈，在余三儿眼里，仿佛正望着他。

“得！豁出去了！”余三儿给自己鼓着气儿，不敢再看那四条金鱼，低着脑袋，直奔了端王府。

端王府里的王爷、小王爷、格格们爱鱼如命，王爷闲来无事，常常自己动手侍弄金鱼，而且自认为颇有些养鱼的门道，比寻常的鱼把式强出不少去。尽管他自视颇高，对金鱼饲养实在是一窍不通，可他却看得出什么是上品鱼，珍品鱼，也算眼力不差。

余三儿把陶罐往王爷面前一摆，老王爷的脸上乐出了花儿。他家里有的是金鱼，第二进的院子里和花园里养着无数，而且都可算得上是上品。但是，白虎头和三环套月他可只是听人说过。他常进宫去，进了宫，有了机会，必得看看皇上御花园中的金鱼，他也没有见过。白虎头和上好的三环套月，余家是作为鱼种留着的，每年往宫里送鱼，也不送，好在宫里的管事的，常常得些余家的上品鱼，爱鱼的虽然老想把天下最好的鱼都收归自己，却也懂得不敢把珍品鱼绝了种，并不使坏，非让把它们送进宫去，余家的鱼才得以存下来。

现在，一对只听过没见过的白虎头，到了自己的面前，老王爷喜欢得乐得直咳嗽，看了半天，才觉悟出来陶罐太小，提拎着陶罐，拉着余三儿便往第二进院子里跑。踉踉跄跄地到了鱼盆前，抄起一只大网，在一只大鱼盆里一通乱搅，把原来养在盆里的鱼，全都捞进了网里，一股脑扔进了旁边一只盆里，等着水里的沉淀物沉清了，才不住点儿地催着余三儿把那对白虎头倒进鱼盆，不错眼珠儿地瞧着。

看了又看，老王爷越瞧越喜欢，忽然高声大叫管事的，他要遍请各府上的皇亲，当天晚上在府上摆宴，让他们开开眼。吩咐完了，老王爷乐滋滋地还盯着那对儿金鱼，早把余三儿忘在了脑袋后头。

余三儿耐心地等着，手里头还提拎着那对三环套月，心里头可转开了磨，想着王爷若是不提，他还再带回去，留下一对儿是一对儿。

猛不丁地，老王爷想起了白虎头的原主儿，冲着余三儿不住地点头，一乐之下，招呼管事的快去拿钱票儿，硬要把一张五十两的银票儿塞给余三儿。余三儿不是来卖鱼的，五十两虽然不少，可要是真让他卖，五百两他也不会点头。他把鱼送了人，是为了孩子。

“五十两嫌少？”老王爷眨巴着眼瞧着余三儿，“好！再给添五十两！”

余三儿还是不说不动。老王爷有点儿纳闷，他不知道花钱买东西，给钱，也是他赏的，被赏的应该知情、感恩，余三儿无动于衷，他有点不高兴了，非要让余三儿说出要多少来。

余三儿没法儿说，白虎头原本没价儿，不是出手的东

西，老王爷一个劲的催，他说了。他一说出口，老王爷乐了：“不就想上学吗？让他来吧，明几个就来，我这儿还搁不下一个小孩儿，来，明儿就来。”

老王爷痛痛快快地答应了，余三儿放了心。可他分明是糊涂，他那小六儿还有几天才能出世，明天无论如何无法进王府上学。但是，他心里头踏实了，只要孩子落了地，是个男孩儿，他就当少爷公子养着，有秧不愁长，到了五、六岁，他也可以入学了。端王府是什么地方，请的先生必然错不了，有好先生还怕儿子没有出息？养鱼的虽然不是金枝玉叶，但日后一提，是跟哪位王爷府上学出来的，定有另眼相看，落掉了地上，也不致于再回家守着鱼盆去了。两条白虎头，值！余三儿一高兴，差点又把那两条三环套月倒在王爷的鱼盆里，最后终于没有舍，王爷没提，他又拿回了家。

余家的下一代不再靠养金鱼活着，余家养金鱼养了九代，到了第十代，余三儿强要扭过来，改换门第，诗书继世。

余三儿打王爷身边回了家，心里头落实了，他认定了，余家将要出世的第十代，绝错不了！

二

余宗泉出生，果然不同凡响。余家媳妇儿养过孩子，虽然都没落下，可也已经生养过五个。她有生养孩子的经验，并不费事，穷养鱼家里的媳妇儿，不敢自娇自贵。天桥离城里头远，以往生孩子，全都请的是天桥上的姥姥^①，没钱请

① 姥姥：是当时对接生婆、助产士的尊称。

城里头的，即便能请，也怕赶不及，姥姥还没到，孩子怕就要自己落了地，更不好收拾。只有真正是难产，天桥的接生姥姥使出了浑身解数，再无计可施的时候，才肯去请城里头的姥姥。

到了余宗泉要出世之前，余三儿却破例不再请左近的姥姥，掖足了钱，直奔了南河沿，请那门口挂着“轻车快马”牌的白姥姥。

白姥姥在北京四九城^①中最为有名，生过孩子的女人，都知道白姥姥的接生最为高明，多难的症候，白姥姥手到病除。据说白姥姥的接生方法也是祖传，而且，不知哪一朝的皇上，还是白姥姥的祖上接下的地。

白姥姥的有名，还在于他给孩子“洗三”^②的灵验，经她“洗三”的孩子，多少个都没有落了穷；一个落地梆子、败家子儿都没有。

白姥姥高明，要价也奇高。小白姥姥还没有多大的名气，价码儿也低些，请的人也就多些。老白姥姥就不是几吊钱能请得动的了。

余三儿为了儿子不怕花钱，他算准了小六儿必是儿子，媳妇儿的症候象。他已经给儿子铺好了道儿，日后必有好前程，他不怕花钱，而且腰里也正好有两张五十两银子的银票儿，他请老白姥姥亲自出马。

订钱纹银十两，老白姥姥只等着余家送信去，马上出发。余三儿并没有去想：若是儿子急着出世，等不到老白姥姥到来，便落了草儿，或是急着伸头探脑儿，到时候又该怎

① 四九城：北京内四城九座城门。

② 洗三：旧风俗，婴儿出生后给他洗澡。

怎么办呢？老白姥姥给人接了一辈子生，经验足够买座北京城的，早已把话讲了明白，她不落个坏名儿，让人说是她出了差错，弄死了孩子。余三儿不在乎，他并没把从南池子到天桥的路看在眼里，也就不觉着远，何况老白姥姥还有骡车。

交了银，净等着小六儿出世了。他的小六儿也确实给父亲争气，余三儿请人把白姥姥接来，他还在娘的肚子里等着呢。

小六儿迟迟不出来，余三儿着大了急。白姥姥有经验，进门儿看一眼产妇，便盘腿坐在了炕上，咂着递到面前的茶，抽着兰花烟，指挥着余家的女人，把所有箱子、柜子的抽屉、门全都打开，说是叫开骨缝儿。然后，依然等着。

从天擦黑儿，直到了天快亮，白姥姥也有点儿绷不住了，再去看看，小六儿还是不见动静。余三儿急了眼，他怕出事，万一再出事，他可挺不住了。小六儿让他焦心，也让老白姥姥焦心了，老白姥姥急着完了事回去睡觉，而小六儿却偏偏不着急。

终于，小六儿落了草儿，果真是个男孩儿，余三儿乐得直蹦，他的希望等于已经实现了一半儿。

于是，他又订下了由老白姥姥给小六儿“洗三”，别的不求，他只要老白姥姥的吉利，要老白姥姥嘴里说出那几句：“洗洗蛋，作知县，洗洗沟，作知州，……”能不能作了知县，知州还在其次，小六儿不再养鱼就行。

小六儿落了地，余三儿和老爷子又为取名发生了冲突，老爷子早取好了叫宗泉，近水、得水的意思，也是子承父业的意思。余三儿不愿意，他想请天桥的测字先生给取个名，还要有名、有字、有台甫，仿佛大宅门儿里的公子。可是，他拗不过老爷子去，也不敢太顶撞老爷子，只好叫了宗泉。而

又怕独苗儿不好活，取了个丫头的贱名，叫六妞儿，其实完全的没用。但老人没有反对，小子，又是独苗儿老是怕不好活，给拘了小命儿去，取个丫头名儿，明几个再给扎一个耳朵眼，就活得牢靠了。这个老规矩，老讲究，余三儿信，他最怕小六儿立不住。

谁曾想，余宗泉却完全地令他失望了。

先是余宗泉长到了六岁，该入馆的时候，端王府变了卦。六年里头，端王府没养住那两条白虎头，养白虎头仿佛就是余家的事，原本好好儿的两条鱼，到了王爷家，换头一回水便翻了白。而老王爷虽然答应了余三儿的请求，但却是一时的高兴，并且让余三儿一两天便领儿子来开蒙，余宗泉还没落生，自然也绝去了不。说完了，他也早忘了。余宗泉真该入学的时候，他早撒手归了西，端王府由小王爷主事了。余三儿去了一说，满没那么回事，余三儿白赔了一对心爱的白虎头。

进不了王府开蒙，还没有令余三儿绝望，家里头还存着几个钱，他可以另请先生教。

余宗泉上了学，却没上住。上学对余宗泉来说，似乎还没有对他父亲重要。他天生的爱鱼，自打会爬会走，便整天的不离鱼盆，刚懂事，他就打定了主意要养金鱼。上学，对他来说无可无不可，他还小，上学自有上学的好玩儿，可他忘不了家里的鱼。紧接着，余三儿走了父亲的老路，人过中年，便两腿沾不了地，站不起来了。家里的鱼再没人管，祖宗传下来的一肚子养鱼经，还没有人可以往下传。余三儿想请人养金鱼，却放不下心，他不能下炕，总不能老是让媳妇儿背进背出，盯着养鱼的，万一侍弄不好，让余家哪种珍贵鱼绝了种，他也活不下去了。再一说，外头雇的人一年四季